



墨白
著

事实真相

SHISHI ZHENXIANG

四川文艺出版社



自序：我为什么而动容

在过去的时光里，我们人类所拥有的苦难真是太多太多，天灾、人祸，每一件细小的事情都会使我们的良心有所动。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八日，在佛罗里达州卡纳尔角肯尼迪航天发射中心，来自美国新罕布尔州康德中学三十七岁的女教师克里斯塔·麦考利夫是最引人注目的人物，因为她将要和另外两名字航员乘即将发射的“挑战者”号进入太空。十一时三十八分，“挑战者”号腾空直薄云霄，而在五秒钟后，航天飞机突然化成了一个火球，从碧空中传来一声闷响。在远离发射架四英里的看台上，一千多名观众目睹了这场人类的空中灾难，片刻从惊愕之中回过神来，不觉凄楚难当。那个时候这位女教师的父母都在看台上，当她的父亲明白过来后就伸手搂住了老伴，她神色迷惘，继而鼻子一酸，苦泪夺眶而出。在康德中学的礼堂里，一张张笑脸顿时呆若木鸡，片刻沉寂过后，响起了一片不可抑制的哭泣声……看着这样的场面，我会忍不住而动容……



二〇〇〇年某月十日凌晨十分，江苏省睢宁县一个名叫孙超的青年骑着自行车往家赶路，在他走到县城北高速路睢魏入口时，与一辆车号为苏 C06540 的大客车相撞。孙超头部受到重伤，大客车的左后轮压住了他的腹部之后才停下来。孙超凄厉的惨叫声划破夜空，但车上的司机和车上的二十八名乘客却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下车相救，任凭他在车轮下惨叫一个多小时。等凌晨一时二十分交警赶到现场的时候，孙超已在车下昏死过去。那个时候，司机和那二十八名乘客仍旧坐在车里，有的甚至在呼呼大睡……看着这样的消息，我久久地无法平息自己内心的愤怒和酸楚的心情……

是的，那些来自大自然的灾难让我们感到恐惧，而更沉重的灾难是来自我们的灵魂，来自我们人类本身。我不知道，当孙超凄厉的惨叫声从车下传来的时候，那些坐在车上的人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如果自己当时要是在那辆车上，该怎么办？我的良心为那件事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得不到安宁，我痛苦不堪。我心里清楚，在未来的时光里，人类仍然会为一些意料之外和意料之内的苦难而心痛。那些将要发生和已经过去的苦难会成为我们难以回首的往事，成为我们的记忆。

但是我不得不承认，正是那些往事和记忆才构成了我写作的生命。为了记住过去的每一件难以忘怀的事情，为了使我们麻木的心灵得到苏醒，为了使每一个我自认为有新鲜感有意义的想法重新生存于现实中，我不得不进行回忆和写作。我的写作是靠回忆来完成的。

我们的生命只存在于一瞬之间，除此之外，就连刚刚过去的一些事情，我们的一切事情都要依靠回忆来完成。



现实也存在于一瞬之间，只有在这一瞬之间被称做浩瀚的历史才显示出她的意义。而回忆使我们首先颠覆了时间的意义，在回忆之中，时间变得不可依靠，和现实出现了距离。发生于二〇〇〇年某月十日凌晨的那件让我们心痛如裂的往事可能会先于昨天的事情来到我的笔下，时间在我的回忆之中丧失了秩序。无数的往事会每时每刻进入我们瞬间的生命，进入我们的现实之中，回忆使我们废除了现实与过去的距离，而回忆之中的一切又都是正在进行时，回忆就是现实。对于我来说，现实始终是写作的基点。我的写作，我笔下的一切都是正在进行时。

我们使用语言和文字让记忆和幻想变成某种画面或情绪直接呈现在读者面前，使历史、时间和未来超出虚幻，变成一种固定的能给读者留下记忆的东西，我们成了创造历史的人。由于回忆使时间丧失了秩序，因此时间对于我们的生命而言就变得没有起点和终点。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就可以用不同的视角来回忆和审视某一件往事。由于视角的不同，同样一件往事或人物就会使我们得到不同的感受和认识，这就使得我们的写作显示出她的复杂性和多层次性，这就成了历史。历史的真相是什么？历史就是某个人从某个带有主观意思的侧面所看到的某个事件的某个方面，历史就是某个人的好恶。

那么我们靠什么来完成这种对回忆（历史）、现实（生命）和未来（时间）的定型呢？对于我们写作者来说，毫无疑问，我们需要独立的人格和诗性的叙事。在技术上，现在我们所面临的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叙事。我所说的叙事当然不是单地去讲述一个故事，绝对不是。故事只是使读者进入回忆内部的一种手段，叙事的灵魂应该是一





座巨大的宫殿，一座迷失在时间和历史之中的宫殿。我们在这座迷宫里所看到的应该就是用肉体 and 灵魂建成的没有尽头的充满阳光或者光线暗淡的小道，我们沿着这些小道去漫游这座宫殿，在小道的两侧我们应该使来漫游的人看到他们从来都不曾看到过的花朵或野草，那就是我们对历史、生命和时间的独到的认识和见解。

一九七六年的春天，我高中没毕业就外出独自谋生。而在这之前，在我的颍河岸边，在那座我出生的小镇上已经接受了苦难对我最初的洗礼。我父亲在一九六六年因为四清运动中的所谓经济问题，曾经被判过三年徒刑，这就决定了当时我们家的社会地位。为了生存，我在幼小的年龄就学会了许多农活。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是在恐慌和劳苦之中度过的。在我出外流浪的几年时间里，我当过火车站里的装卸工，做过漆匠，上山打石头，烧过石灰，被人当成官流关押起来。那个时候我身上长满了黄水疮，头发纷乱，皮肤肮脏，穿着破烂的衣服，常常寄人篱下，在别人审视的目光里生活。我的青年时代是在孤独和迷茫之中开始的。苦难的生活哺育了我并教育我成长，多年以来我都生活在社会的最下层，至今我和那些仍然生活在苦难之中的人们，和那些无法摆脱精神苦难的最普通的劳动者生活仍然息息相通，我对生活在自己身边的那些人有着深刻的了解，这就决定了我写作的民间立场。我可能是这样一种人：对世间苦难的人类充满了同情心，或者悲悯之情。我想这应该我的本质，一个作为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普通人应该具有的一种本质。但是当我作为一个作家出现的时候，我需要的是用另一只眼睛来正视人类真正的苦难和精神的迷惘，而不应该是一般意义上的悲悯和同情。我希

望世上的每一个人都生活得很幸福，正因为这一点我的写作才正视苦难。我应该记住人类的苦难，人类肉体和精神上的苦难，并且以文字的形式使这苦难固定下来，使我们已经麻木的心灵慢慢地觉醒。

一九九五年七月二十七日的黄昏，一个名叫凯文·卡特的南非青年开着他的红色卡车来到了布莱姆方特恩斯的普洛河畔，这是他小时常来玩的地方。在这里，他用银色的胶带把一截从花园里弄来的软管固定在排气管上，又从车窗送进车内。他穿着没洗的牛仔裤和T恤衫，然后他启动了车子，打开身边的随身听，用一只袋子枕在脑袋下面慢慢地结束了他年仅三十五岁的生命。后来人们在他的座位上找到了一张纸条，上面这样写道：“真的，真的对不起大家，生活的痛苦远远越过了欢乐的程度。”这使我震惊，这使每一个熟悉凯文·卡特的人感到震惊。凯文·卡特在两个月前刚刚获得了普利策新闻摄影大奖。他那张再现一九九三年苏丹大饥荒的《饥饿的女孩》的摄影作品使我们所有读到的人都得到了心灵的惊颤。卡特为了让自己从成堆成片、快要饿死的人的悲惨景象中放松一下，他走进了灌木丛。就在这时，他看到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小女孩正在哭泣着，艰难地向前爬着。正当卡特要拍下这个女孩时，有一只大鹰落在了小女孩的身边，卡特拍下了这张照片，然后驱赶走那只鹰。他注视着那个小女孩继续往食品发放中心爬行，卡特在地上坐下来，点上一支烟，念着上帝的名字放声恸哭。卡特使我对人类的苦难得以更深刻的认识，使我为此而动容。

人类的苦难在不断地发生。在这个即将过去的世纪里，我们的肉体承受了太多的苦难，我们的心灵承受了太



多的苦难。战争饥饿自然灾害疾病充满了我们的记忆，而更多的苦难是来自我们人类自己，来自我们的精神世界。我们不能对此而麻木，我们不能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而津津乐道。我们不能忽视我们自身的那些不堪忍受的凄苦的心灵。我们不能忘记人类的苦难。我们应该深刻地揭示我们人类自身的孤独和痛苦，深刻地揭示对现实生活的恐惧感和对未来的迷惘。叙述我身边的那些忍受着生活苦难和精神苦难的底层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是我写作《事实真相》里这几篇小说的初衷。

一九九八年夏季的法兰西，当我们看到取得冠军的法国足球队队员们只顾欢呼胜利，把站在领奖台上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淹没在屁股后面而不顾的时候，我感到吃惊，我坐在那里久久地沉默不语。我在想，我们自己到底缺少什么？我们这个民族到底缺少什么？把总统都视为平常的人，那才是真正的平等，人的平等，人精神上的平等！我们身上的枷锁太重了，我们每个人都被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伦理道德压得直不起腰来，难道这不是我们的灾难吗？拍拍我们的心口问一问，在那样的场合如果是我们，会是一种什么情形呢？有人会干涉你吗？即便不干涉，你做不到吗？

是的，文学的问题首先应该是心灵的自省和自救，然后才是形式，那种把纷乱的记忆塑造成某种特定的文学形式，令人难以忘却的形式。在人格自建的完成过程中，在艺术上为读者提供一种新的，具有创造性的叙事形式，是我创作这部集子所追求的目标。

作者

2001年1月20日



目 录

自序 我为什么而动容	1
事实真相	1
幽玄之门	77
模拟表演	121
寻找乐园	138
红房间	185
夏日往事	234
关于墨白小说的几个关键词（张闳）	251
墨白主要作品目录	258



事实真相

在不久的将来
你将成为一种传说
如同春季里的花朵
开遍每一个角落
——墨白《传说之说》

1

来喜感觉到汗水早已浸透了贴身的衬衣，他感到有些口渴，就停下了手中的铁锹，他看到两边的沟墙都快没过他的头顶了。沟墙上有些发黑的土层和我们家乡那些松软的黄土相去很远。城里的泥土为什么这样黑呢？城里的土层为什么这样结实呢？它都快把我的筋骨拧散了；这里的土怎么这样的肮脏？相比之下家乡的黄土层是多么的干净呀！你用铁锹削过去，光滑而松软的土壁就能用手指写字，在那样的土地里你就是挖口墓穴也让人感到心里舒坦。可是你看看这里的土小巧，我都挖了这么深了它还散发着一股臭气。黄狗说得好呀，这城里不是光有鲜花呀，这城里还有粪便呀！这里有蜜蜂劳作的场所也有苍蝇吸汲的地方呀！你看看，小巧，城市越来越使我们这些乡下人感到焦躁不安了。

我们在乡村，远远地望着灯火辉煌的城市，心里就生



出一种对城市的仇恨和渴望来。城市就像一个温度适宜的大染缸，我们都想跳进来改变一下自己这丑陋的面容。城市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它把我们这些日益生长着铜臭气的乡下人的心吸得一刻不停地颤抖着，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抗得住它发射出来的巨大的磁场，于是我们这些乡下人就像蜜蜂和苍蝇一样开始拥进城里来。毛主席他老人家真是伟大呀，他在许多年前就带领我们劳苦大众进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壮举。现在我们又回来了，我胡汉三又回来了！胡汉三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我没有看过那部名叫《闪闪的红星》的电影，那部电影红火的时候我正躺在俺妈怀里吃奶呢，胡汉三的故事我还是听明哥对我讲的。明哥说，演胡汉三的那个演员还演过《地道战》。《地道战》我看过，他在《地道战》里拍日本鬼子山田的马屁说，高，实在是高！明哥说，《地道战》你知道吗？那部电影在我们那儿曾经放过无数次。那个时候，只要听说我们镇上要放电影，不用问，那一准就是《地道战》。当演到那个汉奸拍日本鬼子马屁的时候，在场的观众就会异口同声地喊道，高，实在是高！所以他的这句话在我们颍河镇一带几乎成了口头禅，动不动我们就会亮出大拇指说，高，实在是高。我们躺在工棚里，明哥望着光线暗淡的棚顶说，胡汉三站在一个光秃秃的土堆上，对那些被还乡团用枪押着的红军家属们说，我胡汉三又回来了，你们谁拿了我的，给我送回来，你们谁吃了我的，给我吐出来！

黄狗说，想的怪好，谁给你吐出来？吐出来那是喝醉了。说完黄狗又说，睡吧，都累死了。可是我怎么也睡不着。是呀，凡是活在这个世上的城里人谁没有吃过我们这些乡下人种出来的粮食？谁没有吃过我们这些乡下人种出



来的蔬菜？谁没有吃过我们这些乡下人养的鸡子屎出来的蛋？不过你放心，我们不会像胡汉三那样非让你们把吃的东西再吐出来不可，你们只要让我们进城来就行。你们也别害怕，我们这次不是回来闹革命，我们是回来挣钱来了，我们只不过骑着几辆破旧的三轮车到大街小巷去收点破烂而已，我们只不过是扛着家伙找一些零活而已，我们只不过是掏点笨力给你们盖些楼房挖挖下水道而已，我们……我们不会对你们构成什么威胁。城市在我们眼里就是堆满金钱的地方，城市在我们眼里就是美女如云的地方，在我们的想像里，城市是金钱和美女伸手可及的地方。可是当我们成群结队地拥进城里之后，我们所看到的却完全全是另一码事儿，一切离我们的想像都是那样的遥远，深秋的风好像在片刻之间就吹焦了城市的空间。

来喜现在立在城市的地下，铁锨吃进土层里的声音不时地从两边的坑道里传过来，这使他感到空气更加沉闷。他转身看一眼离他不远的黄狗，黄狗一边擦汗一边这样对来喜说，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这样累死累活是在给自己挖墓吗？是的，我们是在挖墓，一条将要铺设下水管道的长长的蔓延在城市里的墓道。来喜抬起头来，他再次看到了那些焦黄的树叶在他的头顶上摇曳，焦黄的空间使他又一次产生出喝水的渴望，那种渴望折磨着他。他丢下铁锨用四肢支着沟墙爬上去，城市的喧嚣好像在一瞬间又回到了他的面前，高大的楼体把它的阴影从空中投下来，一声不响地压在他的身上，这使他有些喘不过气来，而那些杂噪的声音仍像没完没了的风在来喜的四周吹来吹去。你看，那风就像一把掉净了竹叶的扫帚在空中扫来扫去，哗——哗——什么样的叶子顶得住这样的扫帚刺闹呢？哗



——咣——那把扫帚就好像在我的头顶上扫着，那些坚硬的枝条都刺进我的头皮里来了。

来喜坐在深秋的城市里。城市的喧闹使他暂时忘记了口渴。这个时候，他看到有一个身穿黑色风衣的女人骑着一辆黑色的摩托从大道右侧开过来。由于我们堆积在路边花带外侧的鲜土，他没有看清那个留着一头长发的女人下身穿的是什么，是一条红色的裙子呢，还是一条银灰色的裤子？可是由于突然出现的情况使他忽视了这一点。他曾经就这一点询问过当时也在现场的明哥和黄狗，可是他们在这个问题上同他一样感到茫然。黄狗一边往提包里装着东西一边对他说，我也没有看见。而明哥则一边吸着二圣递给他的香烟，一边用他那双粗糙的大手抠着他臭气熏天的脚丫子说，人都死了你还管她穿的啥衣服干啥？

黄狗说，那管啥？管三圣二圣不给我们工钱？

明哥说，他们也有难处。黄狗一听这话就火了，他伸手把明哥手里的烟夺了下来，就你心好，人家给你一支烟就堵住你的嘴了？黄狗说着把那支烟扔在地上，又用脚恶狠狠地蹴了一下说，他只要不给我们工钱，我非杀了他不可！

明哥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看着他说，你胡说啥？说不定他还没有走远哩。黄狗说，他在门口站着才好呢，我就是说给他听的，他这回不给我们拿工钱我非把他杀了不可！黄狗说完还做了一个要杀人的手势，那个手势很像那个面目不清的男人所做出的动作。那个男人的突然出现，使得我们那天亲眼目睹的一件本来很平常的事件变得神秘而刺激起来。那件事儿就像身上的一块骨骼，牢牢地长在了来喜的肌肉里了。来喜想忘掉那个惨人的场景，可



是无论他怎样努力那场景都不肯离去。那个陌生男人在那片阴影里突然亮出的刀就像挥之不去的白天和黑夜一样，在他的幻觉里闪动。那天，来喜是先听到一阵刺耳的刹车声之后才看到那个戴着墨镜的男人的。那个陌生的男人从一辆白色的轿车里走下来，他从路中间斜开过来的轿车正好挡住了那个骑摩托的女人。那个女人的摩托险些撞在那辆白色的轿车上。他为什么这样开车？来喜看到那个戴着墨镜的男人走到那个女人的面前停住了，他斜着身子微微地把双腿叉开，一个肩高一个肩低地立在了那个女人的面前。他的样子使来喜想起了电影里的那些来自德国的党卫军官或者来自南斯拉夫的铁卫军的打手们。来喜后来想，他当时一定是用一种冷冰冰的眼光看着他面前的那个女人的，给来喜这种感觉的不光是那个男人的宽边墨镜，还有那个陌生男人说话时的语气。那个男人在离来喜不到三米的地方对那个女人说，你下来。

那个女人没有动，她仍旧骑在摩托上，她的一只脚支着地，她说，你给我滚开！那个女人的语调给来喜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来喜想，她肯定不是一个温柔的女人。来喜在那座高大的建筑所投下来的阴影里带着满身的劳累看着那一对城里的男女，最后他把自己的目光从那个女人的身上移到了那个男人的身上。那个男人的左手从上面垂下来，一直贴在他的身上，来喜看到那只苍白的手有些微微地颤抖，而他的右手却插进了衣兜里。他仍不动声色地说，你给我下来。

女人说，滚开，你给我滚开！

男人走到了女人身边，他那只垂着的左手慢慢地抬了起来，那只没有血色的手伸到那个女人细长的脖子下面，



轻轻地托住了她尖尖的下颌，他说，你再说一遍？

那个女人说，婊子养的，把你的臭手拿开！

那个男人说，你再骂一句！

那个女人伸手打掉了男人的手，她说，你个婊子养

.....

那个女人还没有骂完，来喜就看到那个男人的右手从衣兜里抽出来。来喜看到了一把闪着寒光的尖刀，那把刀在来喜的眼前闪了一下，就被那个男人刺进那个女人的肚子里去了。来喜听到那个女人发出了一声惨叫，接着她就倒在了马路上，随着她倒下去的还有那辆黑色的摩托车。当时的情景使来喜看呆了，他看着那个男人拍了拍自己的手，嘴里喃喃地说，我叫你骂！说完，他就像随意撒泡尿那样轻松地转身钻进车里，鸣了一声笛，把车开走了。来喜站起身来，他看到有一些刺眼的血涂红了那个女人捂着肚子的手指，那个漂亮的女人像一只煮熟的蚂虾在地上缩成一团，她尖叫的声音像从空中吹来吹去的风一样刺着来喜的头皮。

小巧，那个女人后来死了。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来喜望着工棚的棚顶这样对小巧说，那个女人死了。一束灯光从木板墙壁的缝隙里钻进来，照在来喜的脸上。他听到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不远处的“恋歌房”里传过来，时隐时现的有些像他拉肚子时所发出的声音。那个女人死了，可是对于那个女人的一切我却一无所知。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杀死她？为什么？

他望着那个已经开始发福的年轻警察这样想着，他为什么要把她杀了？可是他没有问，他从警察那审视的目光里知道他的这句问话肯定是多余的。警察一边把他手里的



圆珠笔按得叭叭作响一边问道，你当时就没有看清他长的什么样子吗？

没有。来喜从地上拾起一块土，一扬手又扔进了土沟里。来喜心不在焉地往街道里看了一眼，路边上我们挖出的鲜土堆和整齐的街道极不协调地排列在一起，那个漂亮女人的尖叫声就像我们头顶上的树叶一样在来喜的感觉里晃来晃去。警察说，你看清那辆车了吗？

来喜说，那是一辆白色的车。

你看清车号了吗？

车号？来喜反问了一句。他感到屁股下的泥土已经把他的裤子浸湿了，他一边站起来拍打着自己的裤子一边对那个警察说，没有。来喜说完又看了那个警察一眼，他说，还有什么要问的？没等那个警察说话他又说，我该干活了。来喜伸手指了一下脚下的土沟说，我还没有挖到底。说完他就双手撑着沟墙跳下沟去。不知为什么，他把自己对颍河镇派出所所长老郑的仇视移到了这个警察的身上。老郑一边摇着手里的手铐一边对黄狗说，你真的想到南监里去住几天吗？来喜看到老郑手里的手铐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黄狗一听老郑这话就瓢了。老郑说，你今年的统筹款是多少？黄狗说，一人一百三，三口人，你算吧。老郑说，我算？我算着你今天就得把统筹款交到二圣那里。老郑说完转身就走，他肥胖的身子在阳光的照耀下就像一头从森林里跑出来的狗黑子。来喜说，黄狗，你就不交看他咋着你？你看他手里的铐子明晃晃的，可是他不敢给你戴上，你看着他不是怪兴吗，他实际上不过是一条狗罢了。是的，是这样，他想，城里的警察也不过如此。他站在沟里往上看了一眼，可是那个警察已经在他的视线里消



失了。他怎么走了？这使他很失望。他想，那个男人为什么要杀死那个女人？她是一个很漂亮的女人，她穿了一件黑色的风衣，这个女人如果躺到床上该是个什么样子呢？她的皮肤一定很光滑很细腻。来喜想着想着，裤裆里的那根东西就硬起来，他感到有一些小虫子在他的身体里爬动，他在心里这样想到，可惜那个女人死了，她被一个男人杀死了。

事过之后，来喜到花园路与农业路的拐角那儿去补鞋。在那里，他听到一个驼背的鞋匠和一个瘦得像刀螂的修车人正在谈论昨天刚刚发生在农业路东段那个离奇的杀人案。那个满脸皱纹的驼背男人一边接过来喜递给他的鞋子，一边对那个修车人说，他就那样一刀下去把她给扎死了。

来喜站起身来，他听到那个女人说，你给我滚开！那个男人拧着眉头说，你再说一遍！来喜看了那个鞋匠一眼，那个时候鞋匠扬起的手做成刺杀的姿势还在那儿执着。来喜想，这个拿惯了削皮刀子的男人一定是个性格凶残的人。这时来喜听到那个修车人对鞋匠说，你看到了？

鞋匠说，我怎么没看到，我当时正路过那儿，那个女人正骑着一辆自行车在路上走着，就从对面开过来一辆小车，嘎地一下在她的面前停住了。

来喜纠正道，那个女人骑的不是车子。

鞋匠白了他一眼说，她不骑车子骑什么？

来喜说，她骑的是摩托。

鞋匠又看来喜一眼，嘲笑道，摩托？什么摩托？你知道还是我知道？我亲眼看见她骑的是辆车子，那个男子用刀子把她刺倒之后还是我打的 110。那个鞋匠用鄙视的语



气对来喜说，110 你知道吗？警察赶来的时候还是我把那个女人的车子从地上扶起来的。

修车人说，他为什么要杀她呢？

鞋匠说，那是他老婆，他老婆跟别的男人好上了，让他戴绿帽子。鞋匠说着又看了来喜一眼，你知道什么是绿帽子吗？还没等来喜说话鞋匠又说，一说这事儿你的脸就红了，你还没有结婚吧？你当然不知道一个男人要是戴了绿帽子他心里是个什么样的滋味，要是我，哼哼……那个鞋匠说着把他手中削皮子的刀子在来喜面前做了一个杀的动作说，我也会把她杀掉！

修车人说，那个女人是干什么的？

鞋匠说，美容厅里的老板。紫金山你知道吗？就在紫金山北边，雅倩美容厅。

修车人说，那个男人呢？

鞋匠说，下岗工人，以前在电缆厂上班。

来喜笑道，下岗工人还有汽车开？

鞋匠说，这你就不懂了，人家三朋四友多的是，哪儿不能弄辆车玩玩？

来喜说，你怎么知道？

鞋匠不耐烦地说，我回家收秋前就在她美容厅的门口修鞋，我怎么会不知道？

那个时候来喜正坐在鞋匠的对面，他像许多乡下人那样一边用手抠着脚丫子一边说，你也回家收秋？他的语气里明显地包含着一种嘲讽的味道，他说，这么说你家里也有地了？那你怎么又跑这儿来了？

鞋匠好像因为拥有土地而受到了污辱，他把眼一横说，你又不是警察，这是你管的事吗？鞋匠说完把手中的

